

編譯月刊

目錄

中央圖書館

日本侵略勢力在復活中

H. Piterstr.

在印度

Rakoni

談美國教育之改進

H. A. Wallace

斯堪的納維亞——兩個世界之間

H. A. Wallace

現代美國小說及其背景

吳新梓稿

奇異的椰樹

原載 The Nature Magazine

隕石下墜的奇觀

原載 Sovetskoye Wozdel

馬鈴薯的價值

W. M. Good wins

醫藥中的最新妙藥

J. D. Ratcliff

增進視力的新方法

B. G. Hauser

黃金的童年（文藝）

L. Seifoulina

沒有人來哭泣（散文）

Howard East

英詩選譯（中英對照）

胡光廷

封面設計

陳儀三

在印度

Rukon 作
余華 譯

全世界受壓榨的殖民地人民都在進行民族解放的鬥爭，但帝國主義者和士著的既得利益集團擁護著一種法寶，利用「分而治之」的方策，以彼永久維持他們的統治，印度便是這種政策下的犧牲者，那些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為英軍繼續留駐印度辯護，他們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很巧妙的利用了宗教狂和愚昧，挑撥貧民們自相殘殺，這便是印回衝突的主因，中印是兄弟之邦，我們對於當前的印度局勢，是很關懷的。在這裏，作者參加在新德里召開的汎亞洲會議歸來，敘述了他在印度的觀感。

在我們所訪問的一切印度大城市中，在德里加爾各答和孟買，我們都達到當局在某些區域宣佈戒嚴與宵禁，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不斷發生的衝突，乃是宣佈戒嚴的藉口，通常，這些衝突，是以伏擊和個別暗殺的形式出現，但是，有時某些幕後人士所唆使的瘋狂的暴徒，也會衝入他們「敵人」的家，屠殺，搗毀並焚燬周圍每一個人和每一件東西，造成空前的暴行。警察從不追究這些幕後指使人，印度的報紙也感是溫和地怨訴印回之爭的不可調和性。

我們從印度一個大省的某政府高級官吏的談話中，知道了這些悲劇事件的本質。這位官吏突然坦白地說：「所爭的，直到現在成為印回之爭的犧牲品，多數是貧苦階級。」貧民在屠殺貧民。他似覺得淺什關係。但是，這位行政官恐懼地假定，如果有錢的人竟成為攻擊的對象，整個局勢就不知道將變成什麼樣子了。他有趣地問：「我家裏這些美麗的地氈，將要怎樣收攏起來呢？」

愚昧。一直到那些企圖為印度落後性辯護的保守的股教。

在另一方面，現代的印度也有漸新的進步的社會勢力和思想。印度的勞動階級，在第二次大戰期中，質量方面都有增長。印度的工人們，對於榨取階級想把他們停留在貧窮化的殖民地生活水準上面的企圖，正在進行愈益靈敏的抵抗。

我們看見巨大的船隻，停泊在加爾各答的海港中一動也不動，那兒的碼頭工人在罷工。船主在蒙受着損失，但是依然希望落，生活的需要將打跨罷工者的意志。碼頭工人堅持不屈，而工人們的團結心又那麼強，以致船主難作種種諾言，也找不到替代罷工的人。

這一次訪問，給了我們一個確定的印象，覺得英印地方當局無意於採取任何步驟，來制裁一再在印度各處爆發的野蠻屠殺的挑撥者——至少在這些受挑撥的屠殺的犧牲者是茅屋住戶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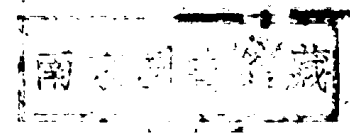
那麼，是誰在鼓動棍棍來挑撥貧民攻擊貧民呢？他們就是那些企圖為英軍駐留在印度國土上辯護的人們，那些懼怕暴衆，因而想將暴衆從爲他們自己的基本利益的鬥爭中引開去的人們。他們便是那些利用宗教狂，蒙昧和無知發生興趣，以便鞏固他們自己的反動統治的人們。難怪印度工業中心的印度工人們，常有這樣的例子，即：不願宗教的和其它的信仰的不同，組織起自衛的分隊，堵塞暴徒的道路，不管他們的行動是在回教或是印度教的旗幟之下。

現代的印度，是一個廣大的農業國，手足全被帝國主義的英國統治所結牢的年深日久的落後性的殘餘束縛着。你可以從一切現象上看出這種落後性，從印度鄉村中原始的農業工具和普遍的

我們到馬德拉斯，正當罷工的時候，工作達到頂點的時候。在孟買，我們是正當罷工人員罷工的時候到達的。印度的工人階級，不單是存在着，而且逐漸成了國內政治生活中愈益重要的因素了，難怪它已經成爲印度某些人士所非常焦慮的問題。

階級制度是印度社會最可怕的障礙物之一，無數的人因它而被剝奪了不少的利益。不談別的，單就工資方面，有幾個階級的工資水準，便因爲階級低賤的關係，非常之低。屬於F等階級的工人，不管他是如何的熟練，他們所得報酬却少得多。階級制度在印度是不可避免的，因爲有些人希望利用廣大的貧民羣衆盲目服從的社會變遷，來鞏固他們的統治。

在印度，我們看到那些「不可接觸的」住民區的貧困，這些住民區由生鏽的洋鐵皮和任何一種廢物建築成的小屋構成，然而這些小屋住戶，也得付地租給無情的地主。我們也看到沒有衣服遮蔽身體的小孩和半裸的男人和女人。



談美國教育之改進

原著者 H. A. Wallace
譯述者 斐文

美國如要領導世界走上和平幸福之路，必須到世界各國的文化制度等先有一個深切的認識和瞭解。因此美國的兒童必須給以適當的訓練，灌輸給他們這方面的智識，使他們長大後能夠擔當領導世界的任務。讓我們來看看現時的國際局勢，我們會覺察到美國兒童現在是處於一個如此複雜的世界中（包括種族階級的鬥爭和國際間的摩擦等）要在這樣複雜的世界中來認識瞭解世界而領導世界又是如何的不易。從美國對全世界責任的偉大和目前國際關係的複雜二點來看，我們不難想像目前美國兒童教育的重要。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為了整個美國的前途，政府都應對教育加以重視，並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美國的教育正遭到極大的危機，教員的素質已大大的降低其中有三十三州為尤甚。從一九四一年美國參戰後，師範學院的學生人數減少三分之一，在過去這八年中，教師職業的共有卅五萬餘人。在學童人數超過一千二百五十萬以上的廣大鄉村中，更遭到嚴重的教師荒。這說明教師的質和量都在逐目的降低着。

如從人民智識水準來看美國的教育，我們同樣可看到驚人的統計數字據調查一九四〇年美國有一千萬未受教育的人民。在這次大戰時尚有三百五十萬人不會寫自己的名字。教育發達的美國尚且有這種情形，恐不是外國人所能想得到吧。

教師荒造成了美國教育當前的危機。現在我們來推究教師所以紛紛轉業的原因，在各種職業的薪金數目調查中，得到各項職業的平均年薪

為：（一九四六年）教師：一千九百五十元。政府官員：四千一百五十元。律師：四千七百五十元。醫生：五千元。甚至傭僕的待遇有時比教師還高。這待遇上的差異可說是教師轉業的最大原因。

從國家預算來看教育在國家各項事業所佔地位，則更為明顯。在整個聯邦預算中，教育經費只佔飲料品預算的三分之一，只佔軍費的五分之一，只佔總預算的三分之一、五。（註：美國大學多為州立及私立，經費不在聯邦預算中支配）。在戰時，航空員固然重要，必須好好的訓練，政府為他們每人每年消耗兩萬七千元的訓練費。但和平時候，兒童的教育亦同樣重要，政府所給予他們的教育費每人每年都只有一百一十七元。預算局局長魏百氏曾至公開表示謂教育經費的增加為不必。這可為政府輕視教育的明證，亦為美國教育發展的最大障礙。

如要國家強盛，必須新進的一代優秀。所以如果我們希望前途光明，就應該促使政府在聯邦預算中減少軍費而增加教育費。如果從應用在國防上的一萬萬萬元軍費中，移用一部到教育的改進上，我想他所發揮的效用當更大吧！

為美國的前途着想，我想政府應在聯邦預算中增加教育經費到聯邦總預算百分之五以上。增加教育經費，以二千四百元為最低的標準，應最遲提到五千元以上，這樣才能使教師安於職業。減少教師轉業而解決教育中最嚴重的師資問題。

為本國的兒童教育，必須注意教師的教育。提高師範學院的經費，使師範生能得到完善的

教育。其他避免教師轉業的措施還很多，如增加教師職業安全保險，切實履行教師退休制度等。現在的退休制度是名存實亡，教師多未能享受退休後的優待，退休津貼低到每年只有六百元，有的學校隨當局的好惡任意升降。在職業保障方面，美國目前仍有半數以上的教師無職業安全的保障，隨時有受到辭退的可能，這些都是亟須改進的。

近來政府及社會所給予教師的壓力與約束雖已減少，但在多數小城市中結婚的婦女在學校中仍受着極大的限制。即以男教師言，在學校中受的限制亦太大，如必須住在學校中，必須在校內商店購物等。這些也是使教師轉業的原因之一。

在增進教育效能方面，戰時採用的教育方式大可沿用到和平時代。如電影等能以極低代價而收極大效果，均可利用作為社會教育的工具。在教育制度方面，每班學生人數都有過多的情形，而教育設備和工具又太少，使教師無法施展教學才能。且每班人數太多，兒童浪費時間，教師易感厭倦，都足以減低教學效率，最理想的，是每班不得超過十五人。

以上所述各點，實為今日美國教育危機的癥結，深望政府能以深切注意，進而謀所以補救之。至於政府的教育政策，更應配合美國在世界所處的地位及所負的任務。也就是自設所說的要對世界各國的文化有深切的認識，從而協助他們建立和平，防止戰爭，消除飢饉，達成全世界安定和繁榮。唯有這樣才能使全世界人類歡慶美國，也唯有這樣才能避免第三次的世界大戰進而達成天下一家的偉大理想。

他希望聯合國在大國的平等相處和小國的自由獨立上得到成功

斯堪的納維亞——兩個世界之間

Henry A. Wallace 作向曉譯

離開倫敦以後的那一天，到達斯德哥爾摩我被輪船上的鳴笛和海港的喧聲叫醒。傍晚時分，在航空站上我們接受了斯德哥爾摩職工聯誼隊的歡迎，其中共六十多位，差不多都是木匠，磚匠，鐵匠，他們是這城市的驕傲哩。他們除下他們的白帽，唱著「星旗」(即美國國歌)譯者之歌，其熱情為我所僅見。然後他們唱那瑞典的民族之歌，「春天來臨」。這我們在整個斯堪的納維亞都是這種形式地被歡迎著，差不多每一個斯堪的納維亞的家庭都會在過去於阿美利加的建立有所貢獻，而且引以為榮哩。所以在多數斯堪的納維亞人民之間對於美國的愛好是深而且真誠的。

在工黨的英國與社會民主黨的斯堪的納維亞之間有許多共同之處。我很高興地發現每一個地方都有很高的就業水準，可敬的保護戰時管制的憲法精神，以及政治上的極大容忍。在斯堪的納維亞人民之間我發覺了許多與美國利益的相同而意見相異的地方，超過了我的意料所及。我發現不列顛與挪威現在顯然在領導著丹麥和瑞典向著進步的積極發展。

美國曾將瑞典評價為「中途之地」；但是這中途之地需要著和平與容忍，而且因為左右兩派之間的鴻溝底加深而愈形狹小了。在今天這中途

之地在瑞典好像是到達一個轉彎點了。

瑞典是我往訪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中而煩惱的一個國家，這裏有更多的不安定和恐懼。幾百年來一種傳統的敵視甚至於戰爭，曾經存在於瑞典與俄國之間。瑞典的騎士們，往西劫掠不成，便轉而向東。一個領袖的瑞典社會民主黨員向我解釋道：「瑞典人曾經是俄羅斯的經常侵略者，瑞典人給了俄羅斯人以這個名字，並且在那兒建立了第一個中央政權。瑞典人不斷地侵略俄羅斯，直到道勢力的天平變更為止。而現在我們不安了。我們並不怕領土的侵略；我們只怕共產黨來控制我們的勞工運動。」

瑞典曾經置身於兩次世界大戰之外；她懷疑是否避免第三次，如果她要到來的話，在美蘇的戰爭之中，她的同情將在美國的一邊，可是她決不會把自己與美合作對蘇的基地。瑞典的社會民主黨人深為美國日益加增的交戰氣氛所煩惱，他們希望與蘇聯維持友好的關係，而且因此之故他們締結了一個重要的商業協定。這個協定，曾為美國國務院所反對，但並不能解救瑞典當前的經濟困難。

瑞典的煤炭來源，像不列顛，波蘭與德國，在目前都不能有大量的出貨，美國的煤價格既昂

，而且品質較劣，而出貨又曾受我之礦業及新海運工所阻。瑞典對我，沒有大宗出口而又缺乏金錢；她的困難又被瑞典貨幣的過幣估價而更加重。戰爭結束以後，瑞典人像丹麥人一樣，買進了許多的奢侈品；但我們到達瑞典的三個星期以前，咖啡、茶與可可的定量分配又開始了。(但是牛油麵包的定量分配却沒有繼續。)

瑞典，現在必須從一個整個世界性的代理機關獲得經濟援助，如國際銀行之類。但他們應該如何辦法始終沒有確定，政治上，在一個日益分裂的世界之中。有些瑞典人，雖然為數極微，仍始終相信中立之可能性。為反抗此種趨勢，若干自由國際主義分子，像我們的東道主，羅納，法格列爾(Gunnar Faergelid)，均曾盡其努力在瑞典引起對於聯合國憲章之信心。

我曾借法格列爾君往訪奧斯頓，安登君，一個優秀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現任外交部長，他是反共產主義的。然而我和他談話之間發現他還是極力維護瑞典的對蘇貸款，而且堅持著不涉及蘇聯政府的煩惱之中。

我的第一次演說是在法格列爾所辦的雜誌「世界地平綫」，讀我午餐的時候，我們在一個飾以鑲金大鏡和華麗的天花板上懸著很大的燭台的大廳中相見；長長的桌上擺著鮮花。三百個聽眾，包括科學家，編輯和官吏，這是我演說以來使我獲得印象最深的聽眾。主席是一個瑞典銀行家，奧洛夫，阿基伯格，他出身微賤而白手起家，像美國的情形一樣。他的動人的介紹之後使我幾乎難於開詞。它這樣地結語道：「華萊士先生，你是那能防止另一次戰爭的惟一個人。」

我再次強調我的信仰，和平是可能的，而且我深信的是共產主義在蘇聯的繁榮適合美國的利

益，正如自由投資在美國之繁榮適合於蘇聯的利益一樣，而且社會民主主義在斯堪的納維亞及整個歐洲獲得繁榮，由於兩者利益之適合。我重申我的信念，認為美國的資源用於提高生活水準，即足以防止戰爭。所有這些每一點聽眾皆表示高興地接受。

那天晚上，在斯德哥爾摩歌劇院的一個房子裏面，葛斯多夫，摩勒，社會部部長，邀我與一羣政府官吏共同進餐，摩勒在羅斯福執政期間曾幫助形成一個瑞典的工黨政府，而且從那時起便在內閣中擔任要職，當第一次舉杯飲酒之後，他掛上他的眼鏡念完他的歡迎致詞。我把它引錄如下，並且出於私人的驕傲，只是因為它這完全地代表著瑞典的一種看法：

親愛的萊索士先生：你受這個國家的至誠歡迎。美國今天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而且也是這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在重大原則上你的國家決定其對於整個世界，而且對於國際間之彼此好感與信任，抑或國際間之相互猜疑，都有極重大的重要性。你的理論認為蘇聯與合衆國必須合作爭取保和平為我所極力擁護。這種合作，尤為重要者，必須在聯合國之組織機構之中予以實現，因為它是這世界的希望，而尤其是各小國如瑞典與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希望，他們都必須於聯合國的順利工作之中覓取安全。

你是一個戰士、一個為自由、人道與和平的戰士。我可確信瑞典的許多人民都對於你的戲劇性的戰鬥寄以極大的興趣，深深感覺著像如美國人民走上你的道路追你的領導，世界便不會再插入一次新的戰爭——一次比上一次戰爭更為可怖的戰爭，這一種可能性我們現在不地說想正如二年前一樣。

我們希望你所加負的工作都獲得成功。並祝你幸福。

也是摩勒，部長的夫人，她自己擁有社會的聲譽，她是一個知名的作家兼新聞記者，有名的女主人，而且鑒於社會事業，而且有一個時候是傳奇人物般的亞力山德拉，科倫著莉，蘇聯女外交家的密友。伊開心地談到現政府所感到的壓力，說道，「雷聲在右邊吼著，電在左邊擊著」那因電，是指共產黨在聯聯會（Friede Union）中勢力的增加。他們反對政府因為他們認為它不願意面對著基本工業國有化之迫近，改變對東方的外交政策接近蘇聯。右邊的雷聲是由於瑞典保守派對於蘇聯日增的恐慌而發出的，它表現於瑞典保守派守派新聞紙上，政府官員皆深信在一九四八年的選舉當可領見這一場大風暴。

當我離開這歌劇院，去向當地聯合國聯誼會（The Local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作我在斯德哥爾摩後一次演講的時候，在我們的別離中有一種悲愁之情。這次與我在奧斯陸接受的歡迎非常不同。那兒，一個長大的，滿面紅光的人，有著灰色的鬚髮，笑著大步前來拉住我的手，問著道我們何以未能按時到達，一個管絃樂隊在等著我們。他便是哈肯，李，挪威的工黨秘書長，而且也是我們挪威的東道主，他的自信，熱腸，和奸脾氣使我認為他是挪威，進步精神的代表。

從機場出發，我們驅車於穿過森林風雪的路上，登上佛洛格納斯特倫（Frognerstran），這山俯瞰著奧斯陸以及長長的港灣，德海軍曾於一個早晨日出之前上陸登上這山。在佛洛格納斯特倫，一個屬於這城市的小屋中，有著漆光的天花板和很大的火爐，我們與挪威的國會議員們一同進著午膳。所有各黨各派的領袖都在這裏了，保

守黨，基督教人民黨，自由黨，工黨，土地黨及共產黨，共產黨代表是殉國烈士維哥，漢斯汀（他是最先起而反對納粹勢力的挪威人之一，而且首先被執死刑）的未亡人。

漢斯汀的死刑是納粹挪威的一個表現，同時抵抗運動開始的信號。挪威青年在「格殺打撲」（Gestapo納粹特務）的監視之下組織了起，來然後他們跑到山中去聯絡其他的抵抗組織。在午餐中其他各位大多數都在抵抗運動之政治領導上著著功勳。然而即使這些人物，對於和平問題也是茫然。在致歡迎詞中，前納維克市長聲嘶道：「過去，三千哩路好像不富一回事。但是現在恐懼之海與不信任之山威脅著要分離我們。」

他說這話動了很深的感情。在這些人與美國之間的連繫是很深的。尼加茨佛爾德，戰時挪威在倫敦流亡政府的首相，在午餐時告訴我，多年以前在美國的時候，他很年青，曾加入海島的瓦布里斯（世界工人會），並曾參加卡羅維多爾礦工之役。哈肯，李，是一個典型的工人領袖，曾工作於抗戰工作之中後來奉命逃亡。他被送往美國，他過去先曾在那兒身為工人。李結合著對美國的深愛與對蘇聯的友誼的願望，而且主張挪威應走著她自己的和平的道路。最近他寫著些文章批評挪威共產黨為蘇聯控制下的一個世界工作。他希望聯合國在大國的不等相處和小國的自由獨立上獲得成功。

從這那兒我知道他們注重在這一個事實上，即挪威那所有的小國一樣，大有賴於國際貿易及其復興，而決不可能在一個不安定的世界中獲得安定，挪威曾經面臨著衣食缺乏的困難，但幸而工黨政府在平理物價方面卓著成效。工黨勢力甚為強大，而且政府有著一個急進的社會政策，

而以它在國會中的顯然的多數，無疑將順利地獲得實現。這裏保守黨的權威報紙顯然不若瑞典的充滿敵氣，因為他們比較地不恐懼。挪威與俄國有很長久的傳統友誼，挪威的共黨也不反對政府，而僅僅促進更有力的行動，凌駕合作主義者，以及加速社會化的實現。所有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社會立法方面都大有進步。

星期六在奧斯陸是一個重大的日子。星期天的上午我走在街上，我注視著大批城裏人帶著他們的雪鞋出發，因為這是佛洛格山徑上冬雪的最後一天了。在碼頭上，我注視著另外一批坐船出發的去消暑海岸作第一個春天的旅行。帶著他們的提籃，旅行袋，穿著漂亮的小孩，和大大小小的狗兒，搭上汽船而去，在這些穿著甲克，條褲，漂亮汗衫的人們與我在孟徹斯特爾巷之中所見的蕭索的工人之間，形成一個強烈的對照。

這種分別在挪威演講的會上更為明顯，他們都是無黨無派的。我的第一次集會是和職工聯的會員們以及政府領袖在一個壯麗的——而且是典型的——工會大廈裏面。首相的兄弟主席，哈肯，李先生翻譯，最後我們一齊站起來，他們唱著抗戰國歌，這歌還是從前在一個集中營裏面創作的。第二個集會我們在一個市廳裏面舉行，納粹曾經在這兒當著沈默的羣眾放映德國的電影。我便在這裏在非政治性的學生聯合會贊助下向二千五百個學生說話，他們的主席解釋說他是一個保守派因為保守派是主調色彩最少的。但是標榜是罕有意義的；在許多方面，這個學生在政治上總在我的左方。

第三個集會很漂亮地在一個電影院舉行，還有工黨青年團的樂隊表演。再去，是一個聯合國挪威協會所召集的非一個黨派性的集會。這是一

個新的羣衆它包括協會代表，雇工，文官，及政治黨派，由阿塞，路得主席，他是電話報工人聯合會的領袖。阿塞宣佈開會，並由威爾遜，胡浩教授介紹，他是布爾致森林會議挪威代表團的領袖以及聯合國協會世界同盟的副主席。我的演講由一位優秀的青年醫生卡爾，伊凡，挪威醫官，公共衛生署的指導，以及世界糧食農業會及世界衛生會的挪威代表，工黨領袖以及「新共和」的長期訂戶。我述及所有這些用以顯示挪威各個團體合作無間到何種程度。

我們隨後在挪威的集會是在亞斯農業學院。我們臨上一個山村經過許多湖沼到達這個一度曾為德國民營的學校。再一次我又想起這世界是一個，這些聽眾，在容貌及態度上，與我們中部西部 (Middle West) 的任何相類的羣衆是這樣地相像。他們問道，假如美國遭遇過收，我們將緊縮生產呢，抑將對養全世界飢餓的人民呢。他們表示關心美國地租的總計。他們希望知道實驗中的丹麥紅種牲畜的雜交在密芝甘 (Michigan) 的一個丹麥村落中進行得怎樣了。當前農業部長問及美國擁有如許黃金將作何事時他們哄然大笑。他們也問我爲什麼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而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個問題在斯堪的納維亞我被問起過許多次。

在機場上哈肯，李斷言我將要很久才會回到奧斯陸來。

「你會發見挪威已經改變了，」他說。

「向左還是向右呢？」我問道。

「變得更好，」他道，「我們已經停止了通貨膨脹，現在我們要終止窮困。」記起哈肯，我相信挪威有能力將此實現。

— The New Republic, May 5, 1947, 號

肺病初期的徵象

早期肺病的徵象是咳嗽。久咳的肺，就應當用螢光鏡或X光來照檢。痰的化驗可以協助斷定初期肺病的徵象，痰中果有問題，那末肺不但有了病而且病還相當深。

肺病的次一步徵象就是體弱減壽。軟弱無力，疲倦，胃口不佳，再加體重減少正是極需醫治注意的信號。

只有兩種病象才爲一般人所重視，即肺出血與激烈胸痛。這時才急急求醫。忽視以前各種病象對這兩種病象每每吃驚萬分，其實它們倒也不是病象增重的徵象。有時它們倒是有病不嚴重的徵象，譬如鮮血並非大口吐出，只是痰裏帶些紅絲，胸部並非激烈疼痛，而是一種壓縮與緊張的感覺。

夜間盜汗是很通常一種徵象。汗的多少有差別，有少到僅僅是皮膚上一層潮氣，也有多到衣被俱濕的。

呼吸短促或長期聲喘都是初期肺病的徵象。在常作X光檢查的人中早期肺病不能發覺的不滿五分之一。肺病由輕微到嚴重時它的徵象可列述如下：咳嗽，吐痰，消瘦，胸痛，軟弱，發熱，吐血，夜有盜汗煩燥，氣急，食慾不振，發寒，聲嘶，發怒，各處疼痛，頭痛，失眠……

DDT與中國人口死亡率

據國際健康會議負責人卜特克宣佈中國每年死亡人數約在一千萬以上，其中五百萬人乃死於霍亂、傷寒、瘧疾、痢疾等傳染病中，故中國如有充足之DDT每年死亡率可減低百分之五十。

二十世紀美國文藝運動一開始就是對於舊趣味的反叛，自從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以後，作家們就不再接受他的道路，因為他的作品沒有接觸到美國人民生活的實際，沒有接觸到屬於農民、店員的中產階級。

現代美國小說及其背景

大衛·鄧普賽 (David Dempsey) 著
美新特稿

富有階級，來從事現實的創作。結果豪威爾斯這一派影響了一九〇〇年以後的大部份作家。他的作品雖然在今後已經不甚流傳，但是他的影響是深遠的，因為他埋下了美國寫實主義文藝的種子。

美國文藝的寫實主義，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一九〇〇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

的作家們（包括傑克倫敦，辛克萊）都相信人類的真理，祇能根據他們實際生活來加以研究，他們已經知道按照實際的結果來判別人類行為的善惡了。

在反應現實生活的時候，美國作家們共有兩種傾向：豪威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

諾雷斯以及追蹤於後的傑克倫敦和辛克萊，他們的寫實主義是記錄社會變化的現象，抗議一切的不平。但是另一些作家們則以嘲笑和分析

豪威爾斯的最直接的影響是在傑克倫敦和辛克萊等人身上，因為那已是進步和社會主義黨興起的時代和威爾遜總統「新自由」論得勢的時代，這時代裏的特徵便是對於改革的夢想。

西沃爾，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對於熱烈生活的喜愛，在傑克倫敦的小說中得到了響應。傑克倫敦所寫的人物，都是具有非常巨大的力量的英雄，他們曾在對飢餓的鬥爭中，對自然的鬥爭以及對命運的鬥爭中取得勝利。

辛克萊的作品中，改革主義達到了最高峯，他寫小說的目的，是在引起人們對於某種罪惡的注意，而由於他能够有效地使得人們注意某項罪惡，因此使得他的小說也獲得了盛名。

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五年之間，惟一成熟的作家是直萊漢，他認為社會是一個叢林，每個人都要經過極其痛苦才能得到一片明朗的天地。祇有最能適應環境的人才能繼續生存。這種命運論的哲學可以在直萊漢的小說中找到。直萊漢的特長是能够使故事本身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反抗性的文藝漸漸地失去了重要性，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三〇，美國的小說追隨着另外一條新的道路發展，它們反對對於保守政治和大商業的反感，而且選擇了諷刺形式的文字。

被大戰驚醒了而懷疑戰後繁榮的作家們，則自比爲「迷途的世代」，其中包括史坦因（Gert Rude Stein）和海明威，他們喜歡從一個流亡他鄉者的觀點來寫作。其他的作家們如安德生（Shirwood Anderson）、畢梭（John Dos Passos, 1896—）皆易士則從美國的小城與大都市中汲取他們的靈感。在一羣作家之中，還有一個是薇拉·凱瑟（Willa Cather, 1876—1947）

，她曾經描寫過殖民開發時代的內布拉斯加州的生活，可是她的作品主題則不僅限於具有地方色彩而已，她追蹤豪威爾斯和詹姆斯的道路。說出了日常生活的真理。同時也將一個人物或情況的要素提煉出來，並不過分強調它們的弱點。這些作家全都不滿物質豐富而精神貧弱的生活。

到一九二〇年以後幾年裏，文學作品中不滿美國情形趨勢達到了最高峯，舉例說，在學校的文章裏，也就抗議工業制度，對於男女大眾的沒有保障，另一些作家則譏笑美國的文化。

海明威和路易士

至於當時的其他幾個重要小說家，則並非完全和前面所說的作風完全一樣。像海明威，他就將這個階段中「迷途的世代」的態度發現在他的作品之中了，由於他在那個時期一直過着流亡者的生活，所以他是以前不完整的歐洲文化作爲背景來觀察描寫美國人的，尤其顯著的是他兩本小說裏：「告別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與「太陽也上升了」（The Sun Also Rises）他常常在尋覓生命的積極的意義，但是他並不能夠找到，他的人物常常具有真實的感情——在那些使海明威自己炫惑的強暴中——在鬥牛的場合，在身體的力量上，在危險中，在超人的行爲中。海明威祇有一個小說和另一些短篇小說是以美國爲背景的，那是一九三七年寫的「江湖俠侶」，但是所有這些作品都能很成功地透露出美國勢力在當時的影響。海明威最成身的地方是他作品的風格，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海明威所影響當代作家，其人數必定超過任何其他作家所能影響的範圍。因爲在海明威的筆下，真實的世界幾乎不藉作者的幫助而躍然紙上，他的對話是至美的

，消極的描寫已經減到了最小的程度，感情則以驚人的速度再生。

如果說海明威是利用法國和西班牙為背景而描繪了這個可怕的話，那麼別人則是從各自的窗口觀察了這個時代的現象。這些海明威以外的別的作家們，他們寫作的立場乃是一個實際參加故事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旁觀者，如果說他們過度接近故事使得他們難於得到「旁觀者清」的純粹景象，他們至少同時獲得了他人情味與熱情的細微末節，這些小節對於寫實法却是十分重要的。這些作家中頂重要的一个是路易士，他的小說都是圍繞著某一種特別「典型」的人，例如一個高度緊張的商人，文化工作者，理想主義的醫生等等，他具有非常的天才，所以他能使得這些具有特別「典型」的人物活生生地出現，好像這些角色是從書中走出，然後進入社會而變成了真實的人物似的。

路易士是三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一個。（其餘兩個，一是因為劇本受獎的奧尼爾，另一個是以描寫中國的小說得獎的賽珍珠。）路易士廣泛描述美國生活的包羅萬象和精湛的程度，是無人可及的。可是儘管他寫作技巧優美，他並不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因為他的作品，就文藝而言，精細絕倫之處甚少而頗為牽就一般的通俗趣味。他所寫的人物雖然容易體諒，却都是用的諷刺筆法。不過，他的諷刺感，他描寫美國式的談吐，他敘述故事的能力以及他把握細節的目的能力，使得他比較任何現代作家更能從三十年前美國中階級生活的精髓。以一個社會批評家而言，路易士的地位已不若二十年前重要，在最初的驚人之後消失以後，他的書是比較乏味的。他和羅拔及海明威不同，他並不反對他所取笑的對象。他也不像德萊賽，他沒有總括的對於生命的哲學觀念。他的諷刺是以人們的行為為對象，而不是根據社會上暗中流行的假定。

不景氣的年代

一九二九年股票市場大崩潰，開始了另一個現實的時代，這個時代要求的對於社會基本問題的探討，已經不是路易士力能勝任。許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輝煌的名字，都在這個階段中烟消雲散，但是也有少數例外，因為他們最好的作品支持了他們的地位。但是當時的國家是滿要救濟，於是諷刺就被對於經濟崩潰的診斷所代替，而小說也就再度成為社會分析的一種工具了。

這種趨勢，造成了一種具有階級意識的文藝，同時則促使人們努力於擴張民主思想的範圍。至於這個階段中的另一驚人的事實，則是小說的地方色彩與區域性。在南方柯德威爾在一九三二年寫成了描寫黑人的「烟草路」，一九三二年成了「上帝的小耕地」(God's Little Acre)，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則在他(Azrael, Absalom and The Hamlet)兩本小說裏，指出了南部文化的紛亂。上述的兩位作家都對於種族歧異不滿，但是他們又未能提出現成的解答。柯德威爾的書使南方人的情形大為一般人所熟悉，因為他的文字明白，單調而且常常是特別有趣。可是福克納的同情則是隱藏著，因此使得他的書比較地難於閱讀，不過大家都認為他是現存的美國最偉大的作家。他的小說，是寫的南方兩個家庭的歷史，這表明了他相信南方的悲劇，是由於文化的近親繁殖，南方恪守傳統而失去其重要性而發生的。同時，美國有其他兩個區域正在進行著類型的區域分析，在芝加哥，法萊爾(James T. Farrell)寫下了組織愛爾蘭的美國勞工的生活，他追隨了德萊賽的道路，反映了芝加哥可怕的生活，他以極其坦白明顯的筆法，暴露了性慾，罪惡，粉飾則家庭的衝突。德萊賽一樣，在法萊爾的作品裏，社會是主角而「人」則是犧牲者。在以後的一些小說裏如一九三六到一九四〇年的「但尼奧尼爾」(Danny O'Neill)，書中的主角是安然脫險了，但是其原因乃是由於他才具聰穎。你可以批評法萊爾的作品沒有一定的形式，說他的作品粗糙，但是他的小說的精神蘊藏已成定論。

史坦培克與大戰

在所有帶地方色彩的四十年代作家中，沒有一個人能與史坦培克以及博士史坦培克，史坦培克是從一個移民美國的農夫的觀點來批評美國的社會。他的代表作是一九三九出版的「怒火干澀」(Grapes of Wrath)（此書又譯「怒火之花」及「憤怒的葡萄」）；這書似乎綜合了不景氣時代每個美國人的覺醒和興奮的感情，它同時戲劇化了一個普通人的希望：向西方走去，尋找新的機會，書中敘述新機會的時候，它提出了對於原始法西斯組織以及農業、拉斯的反抗，這些主題出現在他早期的兩本小說裏，但是在在一九三七年他所寫成的「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裏，我們又可以發現他的作品「原始情調」，他所創造的最快樂的人物，乃是那些具有最單純的心智而和世界來往最少的人。

當我們回顧四十年代作家的時候，是不能夠遺漏奧爾夫(Thomas Wolfe 1900—1938)的，他的小說大半都是自傳式的，帶著浪漫主義的

奇異的椰樹

From the nature magazine
柔 蒲 譯

★感謝自然的固有仁慈，因為椰子供給了一個正當康樂生活的一切需要。

太平洋戰爭時，空軍駕駛員愛好着椰樹，那海上戰士尤其喜歡。乘着一葉橡皮艇在炎熱的陽光下飄流，偶而漂浮來的椰子將決定一個生死和死的命運。在南太平洋島上被切斷於敵軍後方的民軍與巡兵，能靠椰子肉和水分維持數日生存，那寬闊的綠葉供給着一片陰地和蔽障。

椰樹，這波里島上的旗幟，無疑的是自然界對熱帶居民一種慷慨的賜與，靜立的椰樹在貿易風下葉兒沙沙聲，永遠引起人冒險與羅曼司的激盪思潮。

我第一次見到椰樹，是在一艘裝我到南太平洋塔希提島的遊客輪的甲板上，我們向南行了幾天，正走近這個法屬太平洋州的中島上時，一片迷霧的藍烟霧出現於地平線上。略過片刻烟霧散了，在那個地方是一羣低珊瑚島——蒂克島，海上數日。不見陸地，船，或是島，忽得脫此，多麼歡迎而誘人的景色！這是一幅美麗圖畫：花環形的珊瑚島伸延至力極處，島上綴佈着一片黃綠色的椰浪，沐浴在海外的南部海洋中，翻滾的海水衝擊着白色的珊瑚岸，我們離得很近，連那土人的隱伏在綠蔭底下的小椰屋也可以看到。椰樹上的景色吸引着許多旅客走到欄干邊去。

「居民靠那些低珊瑚島為生是可能麼？」鄰近的一個問着，我曉得他是打摩打羣島中的一個

最高的珊瑚島，罕有人到，島上除掉礁湖裏的魚之外，我不能說出還有什麼美味可供那班可憐鬼了——魚，椰子，和兩年一次的一點牛肉而已。

後來我有機會得乘一艘商船來到那珊瑚島上，發現那班「可憐鬼」是很溫和，快樂而且健康，並不拒絕棄他們的低珊瑚島到更文明的多山的南部島上去——那兒可以取得白人的罐頭食物。椰肉可以用各種方法做成營養的食品，椰勝的液汁又供人一種有益的飲料。我特別注意到土人潔白而堅固的牙齒——即由於嚼這種成熟的椰子肉的結果。

也許再找不出如椰樹口蟹那樣繁殖椰樹的活躍的工作者了。椰樹口蟹已經遺棄了海洋完全過陸上生活，僅短時潛泳於礁湖的淺水中。美洲或夏威夷沒有此蟹，但南太平洋的多摩多島，里窩島，分撈島，以及印度洋許多島却非常之多。當椰子沖浪到島上海灘邊，經過幾天海洋中的旅行，這些蟹就立刻鑽起來，曳入內地，然後敲打地柔軟的一頭，或叫椰蟹的「眼」，他們就可穿入殼中，吃裏面的椰肉，當然，也有許多椰子從海灘邊拖來，就遺留在沙中生根。

椰樹的生長，令人憶起人的一生，自然對於幼苗以及它的成熟生長時期一直是慈愛着的，而且在歲月中，它的生命也顯著地跟人的生活一樣

點綴的，這些作品，因為它們都是像浸在美國生活中似的，所以具有廣泛的美國印象。他的作品本質是闊大的，有萊恩特曼 (Walt Whitman) 的傳統，可是他的故事却又那麼細緻真實，充滿了向社會抗議的尖刻的疑慮。

一九四一年美國參加戰爭以後，創造性的作品差不多一致參加對於戰爭的支持，不景氣時期告終了，全世界為反抗法西斯而戰，美國國內再度興起了對於民主的信念，這些使得紛亂的文藝時代自然地結束了。現在要來以週年青的一代作家所將採取的路線當嫌過早，但是已有跡象可以看出他們將要放棄他們前人的自然主義路線，同時則將從事對於生命生活的更深與更基本的探討。

回顧過往，二十世紀的美國作家似乎繼續不斷地會對商業與工業的倫理表示反感，但同時則絕未反對民主。我們的小說家們曾經批評他們的時代並未致力於「自由與正義」，而「自由正義」正是民主奮鬥的標誌。現代的作家們，既在戰時為保衛這些理想而奮鬥，是不會在和平時期妥協的。

美國的法院與憲法

故美國總統傑佛遜 (Jefferson) 有次說過：約翰馬歇爾 (John Marshall) 曾和最高法院聯合起來為政府創訂了憲法。這句話是不錯的，因為美國法律的偉大處不一定祇見之於寫成文字的憲法，它的「法律的」與「憲法的」精神是可以法院的判決書中找到的。

憲法並未明白賦予法院以取消的在國會中通過的憲法法案的權力。這種方法並非根據憲法規定，而是以邏輯為其根據，但是自從第一次法院廢除不合憲法的國會法案以後就使這種方式成為美國政府的一個特色了。

。但當勁烈的貿易風一起，老年的樹，像人們的風燭殘年，被摧殘得在地上痛苦呻吟。

當人們一想起這些和善、漂亮的土人從結實的果樹上——在幾乎茫然的南太平洋島上茂密地生長着的——得到各色多量的賜與時，祇有感謝自然上帝的固有仁慈，因為椰子供給了一個非常康健生活的一切需要。

當在多摩多摩島的最初幾個島上航行時我在許多珊瑚島上停留下來，那裏的土人沒有其他的食物祇是椰子和藍色礁湖中的魚，在不同的階段中，椰樹的生長是適合人們漸次發育的過程，在多摩多摩島的卡羅羅島上，我底帳幕近處是一個碩健的珍珠的潛水夫的茅草蓋的房子。我們成了一個忠實的朋友，他底英俊年青的妻子隨着而居，這雖是人生一大慘劇，却並不永佔據在他愉快的心情中。我可憐那個嬰兒出世就被剝奪了母親的乳汁，但不久以後他就來到熱帶中找尋滋養料，吃那嫩小椰子的漿汁，我發現那裏尼普羅如此，結果也很好。看到這樣長大的小孩——柔順，康健，強壯——也許覺得在文明國家裏的嬰孩不見得比這裏喂着綠色的椰子漿汁的小孩更要幸運。

許多年老無齒的島上人們，完全靠這種柔嫩的液汁當作食物，成熟了的堅硬的椰肉則大量的被島上壯健的年青人嗜嚼。

半熟的發酵椰肉，可以做成各種餅乾，最好的餅果，就是由曬乾的椰肉做成，椰糖是從椰花的佛飯所排出的液汁做成，一種強烈的飲料叫做阿辣克（asacle）是從壓榨的花球和花糖流出的液體蒸餾而成。

有一天我用一條木槓皮做的帶子像鞍鞍般的繫着我底赤脚，爬上椰樹的樹幹，迅速的乞助於

腳下的樹皮而上升。那樹皮緊緊依附在隆脊的樹幹上。一次升到一處那葉兒從樹身伸展開去，我便更緩慢地移動，隨手將樹葉挑開，讓出一條明晰的孔隙，我立即在樹頂叢中找到一個合適的座位，完全和下面隔斷，我跨在兩枝的端點，舒適地倚在葉子的背面，這樣成功了一個搖籃，在輕漾的貿易風中，徐徐搖擺，很是寫意。我能够望海數里之遙，且可看到在地面所看不到的許多遙遠的島嶼。在這上面可以小睡，而不致有跌墜的危險，因為樹葉密實支持着。我一覺醒來，覺得又飢又渴。

於是摘下一個嫩椰子，我尋找去殼的工具，椰子芽未開的一端是尖削的，像燈石般的形狀，這個可用來去掉纖維外層的椰殼，我靜靜地將椰子去好了殼，把碎片插入葉的底部，然後以葉的中肋一端在椰子的小端穿成一「眼」再用手指緊壓使眼變大，液汁成一串泡地流出我很快地舉向唇邊，我長久地深飲着那甘涼而新鮮的液汁，當我飲完最後一滴時，將椰子慢慢擲動，令它在樹幹上作連續的擊鼓，轉了三次，突然恰恰在中間裂開，我用樹皮製成的瓢，着未熟的嫩椰子漿汁吃。在高高的椰樹頂上我遺走了一天的時光，吃，喝，向遠處眺望着海洋。許多盟軍被迫過着同樣的日子，我發現那是可能的。

樹的幹和葉，可做成許許多多的東西，土人跳舞用的鼓，是從樹幹底部做成；掃帚由堅硬的葉的中肋做成，老的花球曬乾之後可以當作理粗的園肥；椰樹葉子供給南太平洋島上人們特有的房屋材料，我戴的帽——不管天晴或下雨都可用——是由一個塔希提的老婦人從曬乾了的椰葉做成；我所睡的席僅是一張大而方形的編好的椰葉；就我來往於各危險島嶼之間的帆船上還

帆是由編織得很緊的椰葉做成；椰樹葉子浸以椰樹果油可做夜晚捕魚時的火把，鬆動的中肋圍着它尖銳的一端縛在長竿上，可用來引誘可食的魚類，椰樹做的席——將椰葉縛在枝幹上，可用來遮雨，這種席子也可和波羅蜜的橡膠似的液汁拌和用來塗在土人的船上；椰子殼的碎片可煮成揉成強韌的纖維一種不透水的彈性體，比人選的纖維或棉製的綢子還要強韌，有一種粗繩，土人叫做輪拉輪拉（Kunara），珍珠珠的潛水夫常用來繫牢他們的珊瑚岸上的錨，珠殼殼子和潛水艇。這種奇異的椰繩是島上人唯一用來把葉架架的木橫繫在船舷的上方。同時地，我們發現椰葉當它的根在接近鹹水的土中時，更長得茂盛。現用的杯和碗是由椰子的殼做成；在每條有葉架架的船上的尿水器也是由半邊的椰殼做成。有一次從塔希提到馬里亞的一個小船遇着巨濤，幾乎淹沒了我們，幸虧趕快利用了尿水器才免沉於暴吞暴動的海水中。

椰子的堅硬的外殼用來製木炭是比平常的產品要好，東方波里尼（Polynesian）羣島上的土人常備下做燃料用，在帕皮第（Papeete）塔希提的小型電廠即用椰殼代替煤或油於蒸氣機中轉動發電機。

許多硬的皮鞋刷，其上有「歡迎」一字，可在美洲現代化家庭門前看到，是用椰殼的纖維製成，刷子和帚子也是由這種纖維製成的。土人對醫藥堅信椰子的液汁，有一次當我因受一種有毒的箭毒魚（Noha）刺咬而病時，土人的醫師即用這種普通常用的椰子葉解除了我的痛苦。

椰樹在外地最重要的產物是乾椰肉，當波里

★爆裂之界遠達於一百公里以外，二百餘公里為半徑
之地區內，可見見紅紫濃郁之煙尾拖於一火球之後。

隕石下墮的奇觀

A Correspondent
知庵譯

關於二月十二日晨馬里林地帶 (Maritime Territory) 隕石之詳情，近由地質學家徐百林氏於接見記者時發表，徐氏為最先研究該隕石下落之地區及其破片者之一人。

正如是項新聞之報導，該隕石下落於斯坎的哈里克克扎 (The Second Kharl Kheza) 河上流距哈爾科夫佳 (Khar'kovka) 村東北四十八里之處，當爆裂之聲遠達於一百公里以外時，於二百餘公里為半徑之地區內，即瞥見紅紫濃郁之煙尾拖於一火球之後，火球投入視野於高約二十五至三十公里之時，渾如一細小之圓球紅光燦目，及降至高約十至十二公里時，則似較日為大而光芒奪目尤烈於日。

當光彩最為燦烈之頃，破片開始由火球破裂而出，火在萬約九公里之處，整個火球由於連續猛烈之爆炸裂成若干圓之破片，光盡烟絕，直墮地面，然遺留空際，濃黑如蒸之烟雲仍帶紅點畫映日成影。

當隕石擊於地面時，揚起一種黑色之塵柱迅即隨風散落，而火球遺留之烟尾則至晚猶見，據大晨仍見紅烟成團，留落空際。

火球爆炸時，衝擊至烈，聲浪首先傳至地面，若巨炮之集轟，嗣如槍聲間作，響度稍降，而箭鏢如雨約歷四、五分鐘，附近村莊因爆炸所引起之空氣震盪之故，窗格為之搖動或有破損者，粉刷之牆面亦遭撼落。

調查被擊區域，大小有卅處類似噴泉口之窟穴分佈於廣約四分之一公里見方之地面最大者直徑約廿五米其中六處約十五至廿米為徑餘則較小每一窟口係一單一之破片所造成，徐氏說明幾處窟穴直深入地中堅硬岩層，足徵破片之大與衝力之巨。

在以四十至五十米為半徑之大窟穴地區內，森林皆遭夷平，如能之覆雪，亦被颳去，而因隕石衝擊地面激起之塵柱散覆地表積厚日爾公分許徐氏並發現破片由重幾克至幾十公斤，俱成薄餅形狀，表面黝黑，下面則銀白微灰。

請批評

請介紹

請定閱

初步之分析正說明內含鐵及硫等之化合物。尼的主要的出口；椰子劈開後放在陽光中曬乾，去殼放在長架上使乾，然後裝好運上準備發賣的白商船到帕披蒂，塔希堤。乾椰肉就從這裏裝上每月開往歐美的輪船。當這些珍貴的貨品運到目的地後，就送到現代化的工廠中，在那兒將基本的產品——油，提煉出來可製肥皂，止痛藥，蠟燭和化妝品，由椰子做成的油餅，是一種有價值食品，碎肉則來做水果面上的裝飾。(完)

新滅鼠藥與驅蚊劑

在瑪利蘭州艾齊伍特地方的一家美國兵工廠，最近因不再避戰時工作，正致力於發展一種滅鼠的化學品，該廠新發明一種滅鼠藥名為 T E P，其毒性較現在使用的各種滅鼠藥強。這種混合物能在十分鐘之內殺死老鼠，在理論上，一磅 T E P 可殺鼠二百萬頭。

另外一種比 D D T 更強的殺虫劑業已發明，但是要使人在較出施虐地區安息終宵的驅蚊藥還沒有發明出來。

子彈速度

子彈的速度，當然因槍的不同而有差異。一支 .312 小手槍所射出來的子彈，其速度是每秒鐘一〇三〇呎。特種步槍和快速馬槍的子彈速度是每秒鐘五千呎。假如一顆子彈繼續以每秒鐘五千呎的速度前進，它在一小時內就可以從紐約射到倫敦。

馬鈴薯在食物中的重要性，僅次於小麥，其素含量的百分比為百分之三十，其中一半是蛋白質。新鮮馬鈴薯中含有大量治敗血病的腺素(維他命C)大大的為窮苦人(不易取得維他命C者)帶來了健康。

馬鈴薯的價值

W. M. Good Winemaker
胡敬理譯

人類今日依然是依賴動物與植物來供給食物，其他如衣著，家庭中如家具也依然少不了動物與植物，馬鈴薯與小麥及其他穀類作物不同，牠的歷史很悠久，但其來源却並不因年代久遠而湮沒，記載中的馬鈴薯從秘魯那難馴的陶器上可以獲得證明，大約在紀元二百年至八百年間就有了它的存在，這些古蹟都是在那些盛水陶器上發現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人類在當時已經習慣了馬鈴薯的種植方式。

馬鈴薯的原產地是秘魯及玻利維亞，最初種在安得斯高原上，這塊地方是東部的海岸平原，被海在一萬一千至一萬四千呎之間，當時是把野生的馬鈴薯來種的，其目的是使向西來的亞馬孫人民能在這荒涼的高原得到一個立脚點，他們認爲栽培馬鈴薯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它怕霜害，然而他們知道了怎樣才可以用冰凍的方法保護塊莖，把水份揮出以後再利用太陽晒乾剩餘的收穫物這種產物他們叫做Chunpo，可以貯藏相當的時間，因此直至西班牙征服他們以後很久，安得斯山居部落還把它當作一種主要的食物，現在在一萬二千呎海拔處，依然可以發現那些宏偉的土台建築，表示這是從前從事這種農業時，所用精細工程學的證據。

當時馬鈴薯在沿海的居民中漸形重要，而成

爲一種商品，他們利用駱駝來運輸，於是馬鈴薯就成爲他們經濟中最重要的一部，結果它還混到了宗教的典禮中去了。

今日印第安人栽培的大部分品種都與馬鈴薯(Solanum Tuberosum)有血緣的關係，這些品種是由智利得來的，此外在哥倫比亞發現了(Solanum Andigenum) 兩個品種由於顏色，形狀與成分之觀察，可見二者均屬同一變種源，且均屬良好之作物。

由於馬鈴薯的重要，西班牙征服者就用它來剝削勞工，例如在皮多西區，工人除作奴隸勞工外，還須繼續替他們做馬鈴薯的工作，爲了替賣這種馬鈴薯乾，西班牙經紀人發了大財，但西班牙人究竟何時把馬鈴薯帶到歐洲去，則不得而知，不過紀元一五七〇年奧維利地方有了馬鈴薯的生長，然後分佈到北意大利與比利時，英國植物學家蓋雷德在一五九七年出版的植物誌中對馬鈴薯就有了詳細的敘述，除愛爾蘭外，英國雖曾經過一百多年的栽培，它尚不能成爲一種主要食物，在英格蘭(除去蘭克西區及一福威爾斯)直至十八世紀後半期，對馬鈴薯的採用尚無顯著的進步，農業革命才是它被工人們採用，和在英國人民飲食範圍中占一重要地位之主導原因，在法國是由於朝廷打破貿易保護的影響而被採用的

，德國也是這種情形，俄國直至十八世紀最後三十年尚未輸入；輸入時甚至經過一番流血的奮鬥，拿破倫戰爭以後輸入波蘭，到十九世紀末葉，仍在擴大栽培區域。

馬鈴薯食物中的重要性僅次於小麥，簡言之，它含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水份，百分之二十五的固體物質，其中大部是澱粉與少量糖類，其比例係保證季節與儲藏情形而變更的。鉀素含量的馬鈴薯百分之三十，其中一半是蛋白質，脂肪含量少，包含的礦物質有磷、鈣、鉀、少量的硫、鐵、鈉、氯、尤其是在新鮮時收刈與聖誕節前收穫的馬鈴薯，含有大量治敗血病的醣類(維他命C)，過了此種時期含量就會減少，但鉀之含量依然甚多。它也含有維他命B 1, B 2, 但沒有維他命A及D。

學者們都一致承認在煮馬鈴薯時，去皮煮的比去皮煮的損失之幾分要少得多，因爲所有維他命C之含量，有價值的蛋白質及礦物質，都是儲藏於馬鈴薯軟木性皮層之下的。

馬鈴薯之輸入歐洲，可以說對人民健康有極大之影響；就拿英國來說，在馬鈴薯未導入前，大英之英國人民，每年大約之時間，僅限於吃蔬菜與少量水果而生活，據直布與其他嚴重的傳染病即因此發生，所以由於採用馬鈴薯作爲食物

，一般貧窮者食品的缺乏，遂因這種有高度價值
專塊整作物而得到了救濟，同時馬鈴薯在貧食狀
態下，也是一種具有良好營養價值的食品；尤其
在有常規的飲食規則中採用，它的營養價值更大
，它並不像現在許多人想像那樣不適於體弱者食
用。除開穀類作物不論，馬鈴薯在英國是最重要
的食物；有了適宜的貯藏方法，就可以利用它來
越冬。

再就生物化學家的眼光看來，它的營養價值
並不比其他蔬菜高，粗用來作防饑餓則極有效，
假如每人每日為工作活力所需之熱量為三千卡，
那麼每日食七磅馬鈴薯就可以足夠消耗，愛爾蘭
人十九世紀末年，每年十個月中均靠這種無限制
的馬鈴薯與一些牛奶活命，其他食物食者很少，
牛奶含有馬鈴薯中缺乏的鈣、脂肪與維他命A
D。所以二者相配合用，非常適用而營養。

馬鈴薯輸入歐洲最初是使每個家庭增加足夠
食物，因為馬鈴薯是營養豐富的食物，且極易藏
於夾器中，不必經過磨坊的處理加工就可食用。
在英格蘭，馬鈴薯直至十八世紀尚無顯著發展是
因為空閒土地制度所致，因為它使作物在晚秋才
有收穫，因此在玉蜀黍收穫以後就必須趕種牧草
。所以西部，北部，甚至威爾斯在很早以前，他
們就在空閒的耕地上採用此種方式。馬鈴薯也因
此在早期成為農地與庭園中極普遍的過地作物。
馬鈴薯這種天然食物有兩個缺點：第一是由
於水份太多不適於運輸，但新式去水方法已經克
服了此種困難，第二雖然馬鈴薯易於貯藏，但與
其他穀類作物不同，它必須在九個月以內用完，
否則不能再貯，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愛爾蘭的
饑饉即因此助成，由此亦可見專賴一種作物為食
之缺點之大了。

農人在準備種植穀類作物之先，想辦法收草
地，常用馬鈴薯來作清潔地面之作物，此種作物
對農人職工與工人或任何人，祇須他們有一塊空
地或後院就可以栽種得很好，沙拉孟博士認為蔬
菜是無用的僕人，儘可以當作一種粗率的散工
所以他發出疑問馬鈴薯到底是主人呢還是僕人呢
他用 故事的手法來解釋愛爾蘭的事實，
這種事實開始於十六世紀末年——內亂時期，在
此時期人民大多行流浪生活，半飢餓的老百姓
在這種情形下度過了五十年，因此當時的老百姓
都把馬鈴薯當作食物，於是便為一般人所樂用，
但他這種理由似乎尚有疑問。

馬鈴薯實在是因為生長，收穫，貯藏，蒸餾
容易才用來作人的食物的（在唐納格爾極速的
愛爾蘭山谷中我的叔父家，每日馬鈴薯是讓皮放
在一個大釜中 泥炭火上煮的，做好的將皮去掉
，用各種方法與牛油，牛乳，乳酪調製配合起來
作為全家食用剩餘的皮等就用來喂豬與小雞）
馬鈴薯實際上形成了歐洲人民生活的最低標
準，在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六年的馬鈴薯疫病摧
毀了所有的馬鈴薯作物，大片區域都發生了飢饉
與死亡。由此可以證明馬 薯的危險性之大了，
在產業革命時代，人們一離開，雙方都自食其力
，但大家都能把他們已往小小的用來買混合食物
的積蓄，去買馬鈴薯，因此離難事件就極易發生
，國民的精神與物質上都受了極大的損失，幸賴
乃由少數堆聚而成，但因為馬鈴薯這種價值極低
可採用而有效的食物影響，工人的工資繼續在水
平線以下，因為他們無須更多的工資，有了馬鈴
薯就可以活命，這是為了在勞動力的買賣中，工
人總是站在不利的地位工人祇能求粗可溫飽，所
以馬鈴薯在英國也產生了惡果。

這種作物不幸失敗的結果，激發了馬鈴薯育
種工作之研究，其他病害也激發了這種工作的進
行（如疫病），以後作物在田間生長 不多都可
以免疫了， 德氏遺傳定律的新發現更激發了不
少科學家與育種家向這條改善的路上前進。

二十世紀開始，在英國，美國，俄國與德國
，準備用野生種，和無血緣關係的馬鈴薯品種去
雜交，來克服這種病理上的問題，這種育種計劃
結果產生了極大的抵抗力，因為這種目的，許多
選種家因此去找尋各種材料，以供育種研究之
用，這種結果產生極大的改革，沙拉孟博士提議
在英國只要在每噸馬 薯上徵收少於一便士的稅，
這筆錢就足夠用來作研究馬 薯工作之用了。

日本人民看穿了新憲

日本新憲法及為行憲而舉行的諸項選舉大，
多數人民皆不感覺興趣，蓋皆知其憲法為「換湯
不換藥」的變態形的手令，而選舉亦甚自由其
名包辦其實。

理髮

威廉大學生加用藥，在校內理髮中斷髮一位
理髮師向他注視了一回對他索取比普通理髮費
兩倍以上的三元高價；因此加里特憤憤而去。
另一羣學生聽着這個消息，就立即把理髮師
圍住，質問為什麼對一位黑種學生理髮要特別高
市價？

後來根據一八六五年的麻省法律（除掉是尊
嚴的）對任何人不得有所歧視的禁條（規定），科
以五十元的罰款。但理髮店的老闆却不肯接受，
向法院提出申訴，他所持的理由巧辯地說：加黑
特的頭髮「太厚了」。

醫藥中已有一種劃時代的新藥，叫灰鏈絲微素性，能超過盤尼西林目下視為防
止許多疾病傳染而太熱者則外科傳染症及可能肺結核的顯著成效的武器

醫藥中的最新妙藥

J. D. Patchette 原著
盧懷 譯

醫藥中已有一種劃時代的新藥，叫灰鏈絲微素 (Streptomycin)，已有救活生命的簡短而無可限量的記錄。性能超過盤尼西林或硫磺，目下視為防止許多疾病，傷寒、瘧疾、霍亂、外科傳染症及可能肺結核的顯著成效的武器。

盤尼西林偶然地被發現。灰鏈絲微素却是有計劃的發現。露格爾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新澤西農業實驗所 (New Jersey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瓦克曼博士 (Dr. Selman A. Waksman) 着手探討盤尼西林或硫磺物所不能做的工作的藥劑。瓦克曼為微生物學家，其研究的範圍為土壤。

上世紀研究人員即懷疑土壤——特別是校園中的土壤——為傳染病的發源地。其時實驗却證明土壤中無菌菌存在；細菌全被土壤微生物 (Soil Microbes) 殺死。自後惟少數研究人員企圖將殺死細菌的優良微生物分離出來。洛格爾斯勒醫藥研究所，瓦克曼昔日學生之一的杜德博士 (Dr. René J. Dubos) 發現土壤微生物將致生肺炎，鏈狀球菌傳染病的細菌殺死，且土壤微生物中抽製狄羅斯里申 (Tyrothricin)。

此事遂使大批研究人員在牛津大學研究另一族土壤微生物——幾乎被遺忘了的綠黴菌。彼等工作導致盤尼西林救活生命能力的發現。瓦克曼開始研究土壤，用為防止引起腸疾如

傷寒、痢疾、霍亂等病菌的武器。此族病菌侵入年長人的尿道，招致極大的痛苦。

找出防止人類生命歸於毀滅，施惠於人的微生物，遭遇到難題。人的姆指甲所容土壤量可含有微生物八萬億，如何方能找到所需要的微生物呢？

瓦克曼排除困難，想出手續簡化的方法。他將土壤與水混合，使泥漿水流過玻璃板，上有一族繁榮的細菌。細菌被殺死後，察看玻璃板上澄清之處。當發現細菌時，遂分離出殺死細菌的土壤微生物。且從此種微生物用機械方法取出其殺菌能力的化學液汁，常常並非所獲取的液汁亦可使生物致死；某些可使入於數秒鐘內死亡。此工作令人驚歎，似乎無獲得成功的希望。

一九四三年秋某日，事情方始顯然。瓦克曼及年青助手齊茲博士 (Dr. Albert Schatz) 發現一種叫青灰色放線狀菌 (Actinomyces griseus) 的土壤微生物，可殺死數十種病菌，包括發生 Typhoid 及傷寒的細菌在內。其化學液汁，用機械方法取出，名之曰灰鏈絲微素 (Streptomycin)。

瓦克曼沒有訓練機構及能力來作一種新藥劑所需要的無終止的實驗，旋赴其昔日學生的工作處，萊威沙兒公司的實驗所。必須決定的第一件事即，為灰鏈絲微素是否毒害所有的生物。實驗

結果良好：老鼠經受大量灰鏈絲微素，全不受影響。麥克研究所董事——梅遜，莫利托，卡里兒諸博士 (Drs. Randolph Major, Hans Mollitor, and James Carlisle) ——立刻指派五十位研究員研究此新藥。

這些研究員遂試驗灰鏈絲微素對寄生在人類腸上的細菌所生的功效。盲腸破裂此等細菌在腹部遊離，遂發炎，而令人死亡。細菌進入尿道，遺留長期害處，全無適當的醫藥防治之。

實驗室裏，灰鏈絲微素能防止遺留急性死亡。後在醫院裏應用。多倫多有士兵六人患尿道症，給以灰鏈絲微素，二十四小時內，彼等小便內，有毒細菌消失。

因為這醫藥是如此有效——在試管中及動物身上——防止出現在人身腸內的細菌，不可謂為防止傷寒的最好武器嗎？三個非列得爾非亞人雷曼，厄利亞，布萊斯 (Drs. Hobart A. Reiman, William F. Elias and Alison H. Price) 作如是問。他們以患痢疾三星期的人來作實驗。以少量藥分每三小時作皮下注射一次，立刻痊癒。治癒其餘病人，結果相同。

其他非列得爾非亞醫師頗贊成此醫藥的功效，能防止每年在美國使二萬孩童物成爲有病的細菌。他們立即獲得一例——某護士患 Salmonella 傳染病，成爲保菌人。他們用口服以此醫藥。

不似盤尼西林，灰鏈絲菌素有抵抗酸性胃汁（Acid stomach juices）高度的抵抗力。四天之內此藥劑完全根盡其細菌。

其他報告謂灰鏈絲菌素已完成其初步給與人的希望。譬如在馬約臨床實驗室（Mayo Clinic Laboratory）有六十隻老鼠患染 Tularemia 或兔熱症（Rabbit fever）。半數任其死滅，九十六小時內便死亡，另一半數因獲有灰鏈絲菌素立即痊癒。

醫藥們在此城市內聽到這充滿希望的消息，遂用灰鏈絲菌素來醫治 Tularemia 患者。十二小時內病症即可痊癒。患病須數月的患者，幾日內即可痊癒。

醫藥不加高熱殺菌的牛乳所生的馬爾太熱的結果，同樣具有希望。動物界相等於莫爾太熱的是肺症（Lungs disease）。根除家畜這種病症，美國政府每年必須殺死被傳染的高類。每年約有十五萬頭牛被殺死，其損失大至三千萬元。現在例子證明灰鏈絲菌素可終止此事件。防止獸類其他病症包括每年令三百萬頭豬死亡的腸疾和殺死十五萬頭牛犢的嬰孩熱症（Shipping fever）同樣有價值。

任何作家皆不願說出一種新藥對治療肺病有效。許多像這樣的藥劑似乎很能醫治——結果全失敗。然而灰鏈絲菌素的功效，在醫治肺病上，顯露其及的。

瓦克曼和麥克研究所研究員於檢驗灰鏈絲菌素預防治肺管中的結核菌時，發覺結核菌對此藥劑的感覺非常敏銳。灰鏈絲菌素樣品送至馬約醫院佛特曼與印吉醫生處（Drs. W. H. Feldman and H. C. Hinshaw）。他們用來醫治患有令動物死亡的肺病的十二頭幼豬，八頭未獲四頭獲有

增進視力的新方法

B.G. Hauser 著
魏 亨 譯

快樂的心情促成健康的眼睛，很少人能够明瞭各種不愉快的情緒對我們的身體是有害的，因為眼睛是敏感的器官與腦和神經系統都有密切的關聯，所以它會被不良的情緒——憂愁、憤恨、所刺激和傷害的，憤於憂愁的人底眼睛終究是會受到很大的損傷的。

眼睛在鬆弛的狀態下可以保持正常，並且可以增進視力。你不妨去試證一番。簡便地，將你的眼鏡取下，而對着書片或日曆坐下來，閉一會眼睛，用你柔軟的手輕輕地蓋上，可不要緊緊地壓住了。為了一定要全身鬆弛，你還得將你的肘擺在你的膝蓋上，或放在你身前的桌上，心裏存着舒暢愉快的念頭，讓你的頭微微的轉動，然後張開你的眼睛，再眨一眨，你將看到書片，且比或所有你看過的東西變得更明亮清新了。

我看到許多人他們一身從頭到腳都在緊張狀態中，同時眼睛的肌肉也在極端神經質的緊張着。這種現象是必須消除的，最好的鬆弛眼肌肉的方法是眼及時常眨動，我所說的眨動是眼輕輕地而安靜的開口，絕不能受到壓力和神經的支配。健康的眼睛是常常下意識地而又迅速的眨動。

我們可以看到孩子們的眼睛是多麼地時常迅速的眨動，也就是這個緣故他們有着明亮的眼睛，再看那些年老的或神經緊張的人底眼睛，並不會常常適度的眨動，他們的眼睛是死的，緊張

的以致不自然的呆視着。這種呆視造成眼球的模糊不清和不舒暢，你必須眼半眨動眼睛可以使它們保持潤濕，假使你要舒適和鬆弛的眼睛，這種潤濕是必須的。

用你的眼睛的時候，要常常練習去眨動，這是消除呆視和不自然的張望的最好方法，這種呆視和不自然多半是年老以及眼神經緊張的人所犯的毛病。

當閱讀時，你應該練習在每一行的末端，在翻開另一頁以及讀到一個新句子的地方都得眨動，這種眨動是可以舒弛你的眼睛，而呆視緊張和模糊不清不舒適的感覺也可立刻消除了。

另外一個鬆弛你的眼睛良好方法是看電影。呆視造成了眼睛的緊張和模糊不清，如果你要練習眼睛能隨着銀幕上不同的人物而眨動，全身又不會緊張的話，那麼看電影可以說是鬆弛眼睛的一個最好運動了。假使你的眼睛緊張，將必引起模糊；於是你要將眼睛閉上一些時間，那你的眼睛將會恢復元氣，眼肌肉也會變得鬆弛的了。每天當讀書，走路或看着附近和遠處的景物

灰鏈絲菌素。五十四天後，未獲灰鏈絲菌素的八號肺病加劇，獲有的四號肺病結止且癒癒。

事實上，灰鏈絲菌素似乎可治療軟弱肺病。不見得能治療人類肺病。在充足劑量的藥品供作完全實驗之前，尚須若干年日。因爲任何人放棄現成的治療法總是愚蠢的。

理論上，灰鏈絲菌素醫治百日咳亦應有效。它應該是天主送來醫治痢疾的。

灰鏈絲菌素爲盤尼西林極優異的補充物。盤尼西林爲酸，灰鏈絲菌素爲鹼，兩者結合可生強效（Penicillin-streptomycin）。這種丸藥爲防止疾病的最優良的武器，盤尼西林的功效防止一簇細菌，灰鏈絲菌素可防止另一簇細菌。

從各種例證上可看出灰鏈絲菌素極有用處。同盤尼西林一樣，於改良的初期具有同樣希望，且速成此希望。麥克公司建築三百萬美元的工廠，從事此藥物生產，另外尚有二十家零星化學及藥物製造家準備製造的事實，可表示對灰鏈絲菌素的信仰，普遍加強。

某些方面，此新藥的生產同盤尼西林一樣發生問題。微生物生長於大盆或玻璃瓶內，以薄層覆蓋其食。生長時，藥分——灰鏈絲菌素脫落，掉入水中。後須以精密的化學方法製取之。在此藥能達到普遍的應用之前，起碼需一年，因量數少，專責自不待言。

通貨膨脹在希臘

美國「下午報」的記者傑斐在希臘採訪旅行時向一剛購買了一份日報，付他一萬元希臘幣（Dra-Chmas）約等於一塊半美金。那報竟重找給傑斐一大卷鈔票，傑斐用了四個口袋才裝了去。

的時候，眼睛眨動近千次可以使它得到鬆弛，如果你已帶上了淺度的近視眼鏡，你的眼鏡也可以因此而不再帶了，你要輕柔的眨動你的眼睛可不要壓榨它。

任何使腦筋安靜的東西對眼睛都是有益的，人們爲什麼在旅行時對那些他們居住的城市里所不被吸引的景物引起注意？理由是他們在一種輕快的情緒里，他們的心神拾曠而活潑，而各種見到的景物都清晰地映入眼簾。

幾乎每人觀察到在我們閱讀有趣的書籍時，眼睛的疲勞並不如精讀一些枯燥無味或難於理解的書籍來得快。年青人能够整夜的閱讀小說，從不會想到眼睛這回事，可是要去整夜研習功課，眼睛馬上會覺得疲倦了。許多年只裏他的母親在他的身旁，他就能好好的念書，可是在他母親離開了後，由于恐懼心理造成的緊張，他的眼睛將慢慢變成近視眼似的了。

晴天的眼力常比雨天和陰天時更好，這並不是僅僅由於天氣的明媚清麗，同樣的陽光對我們精神上也有影響的，把腦子鬆弛下來，憂鬱就會被驅逐得一乾二淨了。

陽光對所有各利眼病來說是有很好評價的。只要有機會每人的眼睛都需要五分鐘的日光浴，近視，眼明視眼以及苦於光線刺激的人的眼睛尤其需要日光浴。

首先閉上你的眼睛，讓陽光照在眼皮上，再轉動你的頭部，使陽光透入眼睛的各部份，光線和溫暖是极好的復原劑，它可以使新血液和淋巴輸送列眼睛和周圍的肌肉裏去。

在你閉上眼睛實習了五分鐘的日光浴約一種拜以後，你將能够對着太陽眨動，看着太陽時眼睛應該迅速輕柔的開閉。這可說是一帖簡切有力

的補劑幫助你弛張的肌肉的。

當然，這和老派的說法是相反的。它告訴我們絕不要張望太陽，因爲它會使我們的眼睛失明，可是用新的說法證明了眼睛是受光的器官同時也因受光線而更見增強，正如陽光對我們一般都有益處，尤其對我們的眼睛更有益的。

那些帶帶黑色眼鏡的人絕不會得到這種溫大的增補能力，相反的更將招致眼力衰邁而愈加塌下去。

大擴音機

很少人知道美國海軍曾在戰時施用一種大擴音機。那種大擴音機重五磅，是專爲飛機上的人向地下人員發號令用的。在一萬呎上空飛行的哩，假如用和擴音機向地上的人說話，則人平方人以內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清楚地聽到他的聲音。

治鼠蹊支的特効藥

加州大學胡佛基金研究院院長梅耶博士稱：「新屈勃大美新」

爲治鼠蹊支等病最有效藥，須係以鼠蹊從事六個月試驗後，得此結論，動物患鼠蹊者，百分之九十可用此藥治癒，因此可知以此藥對於鼠蹊病人，又有同等効力。

(中央社紐約六月二十日專電)

丹麥的地下防空室

戰爭的恐懼仍然籠罩着歐洲。最近，丹麥全國已開始建造永久的地下防空室。挪威也準備進行同樣的工作。這些防空室建在地下，每個地方可容數千人，在和平時候，得用以停汽車。這是原子時代與想天開的計劃。

本刊鳴謝啓事

本刊創辦伊始荷蒙先進諸先生熱心之運慷慨解囊同人等感奮之餘特此鳴謝 此啓

(續前三期刊出捐款人芳名)

姓名	捐款數額	姓名	捐款數額
陳唯真先生	貳拾萬元	蕭履因先生	壹萬元
溫志堅先生	貳拾萬元	劉乾才先生	壹萬元
方清卿先生	拾伍萬元	劉行先生	壹萬元
閻發鏞先生	陸萬元	孫席珍先生	壹萬元
李紹慈先生	伍萬元	鄧人撰先生	壹萬元
尹之任先生	貳萬元	馬士則先生	壹萬元
李寶鏗等先生	貳萬元	王昇先生	壹萬元
李積年先生	貳萬元	羅容梓先生	壹萬元
過太	貳萬元	張明善先生	壹萬元
楊師母	貳萬元	費善昌等先生	壹萬元
張樹齋先生	貳萬元	陳光業先生	壹萬元
王尙德先生	貳萬元	趙太太	壹萬元
王祥麟先生	壹萬元	湧成寶號	壹萬元
蔡賢傳先生	壹萬元	天然寶號	壹萬元
唐少鴻先生	壹萬元	陳藩卿先生	壹萬元
何廣星先生	壹萬元	陳思先生	壹萬元
舒翼先生	壹萬元	連慧先生	壹萬元
郭西園先生	壹萬元	上官申等先生	壹萬元
		熊端靄等先生	壹萬元

汪文星等先生	壹萬元
潘相南等先生	壹萬元
鄧經元等先生	壹萬元
熊思恕先生	壹萬元
張時馨先生	壹萬元
黃維彰先生	壹萬元
夏聘階先生	壹萬元
陳世傑等先生	壹萬元
譚成祖先生	壹萬元
樓其宗等先生	一萬五千元
龔紹國等先生	一萬六千元
章麗君等先生	一萬五千元
黎建璋等先生	陸仟元
呂榮泰先生	捌仟元
王交昌先生	陸仟元
方長林先生	陸仟元
廖經謨先生	陸仟元
江任天先生	陸仟元
王興國先生	陸仟元
省立上僑中學初 立乙級會	伍仟元

(持續)

本刊啓事

本刊廣告原版(鮮版或木刻)顯照成本八折轉讓予各刊主，如有上項需要者，請逕向本刊發行部接洽可也。

And saw in sleep old palaces and towers
Quivering within the wave's intenser day,
All overgrown with azure moss, and flowers
So sweet the sense faints picturing them! Thou
For whose path the Atlantic's level powers
Cleave themselves into chasms, while far below
The sea-blooms and the oozy woods which wear
The sapless foliage of the ocean, know
Thy voice and suddenly grow gray with fear,
And tremble and despoil themselves: O hear!

If I were a dead leaf thou mightest bear;
If I were a swift cloud to fly with thee
A wave to pant beneath thy power, and share
The impulse of thy strength, only less free
Than thou, O uncontrollable! If even
I were as in my boyhood, and could be
The comrade of thy wanderings over heaven,
As then, when to outstrip thy skyey speed
Scarce seem'd a vision,—I would ne'er have striven
As thus with thee in prayer in my sore need.
Oh! lift me as a wave, a leaf, a cloud!
I fall upon the thorns of life! I bleed!
A heavy weight of hours has chain'd and bow'd
One too like thee—tameless, and swift, and proud

Make me thy Tyre, ev'n as the forest is:
What if my leaves are falling like its own!
The tumult of thy mighty harmonies
Will take from both a deep autumnal tone,
Sweet though in sadness, be thou, Spirit fierce,
My spirit! be thou me, impetuous one!
Drive my dead thoughts over the universe
Like wither'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
And by the incantation of this verse,
Scatter, as from an unextinguish'd hearth,
Ashes and sparks, my words among mankind!
Be through my lips to unawaken'd earth
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夢中曾見故宮古塔兮，
搖漾乎水既之光天烈日，
蒼苔蔓樹華花覆鬱兮，
試欲憐而昏迷神失！
水力不張兮，大西洋瀾渺無垠，
自裂爲深穴兮，啓先路利汝馳行，
下及海底深淵兮，花繁樹滿，
枝葉蒼老兮，汝聲素識，
卒然色變慘白兮，眼視魂驚，
戰慄且紛紛自落兮：噫且聽！

荷余爲一片殘葉兮，汝端可負之而趨；
荷余爲一片流雲兮，飄飄乎吾與汝俱；
隨汝起伏喘息爲一波兮，更分力以推進，
吾自由俯遜汝兮，嗚呼何不驅以極住！
縱余荷猶在東嶺兮，堪爲汝跨空遨遊之伴侶，
於時隨汝行空之迅疾兮，疑非似夢幻中之仙舉，吾當永不迫於請求兮，
禱於汝而奮爭若是其烈，噫！拔我爲雲，爲波，爲片葉兮，吾墮人生荊棘之上而流血！
時光之重壓兮，既拘礙撓屈乎伊人，伊人太類汝兮，恣肆，飄忽，而顯矜。

俾余作汝琴兮，竟如汝琴之爲樹林；
吾生何足算兮，荷身如樹葉以凋零！
汝雄渾激音騷然雜作兮，將合兩而爲一片深滿之秋聲，
踈凄切而猶悅耳兮，余願爲汝勇猛之精靈！
余願爲汝迅激之精靈兮！
策吾久寂之思遍乎六合，如枯葉之兼葉兮，促新生而飄然欲活；
播吾言於人間兮，藉此詩以爲咒文，
散灰燼與火花兮，如自爐火之猶焚！
假吾唇舌以酬世兮，願爲響角一放先聲！噫風乎，春豈遲乎後兮，荷及冬兮之來臨？

英詩選譯

胡光廷

ODE TO THE WEST WIND

西風歌

By Percy Bysshe Shelley

雪萊作

O wild west wind,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Thou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Are driven, like ghosts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
Yellow, and black, and pale, and hectic red,
Pestilence-stricken multitudes! O thou
Who chariotest to their dark wintry bed
The wing'd seeds, where they lie cold and low,
Each like a corpse within its grave, until
Thine azure sister of the Spring shall blow
Her clarion o'er the dreaming earth, and fill
(Driving sweet buds like flocks to feed in air)
With living hues and odors plain and hill:
Wild spirit, which art moving everywhere;
Destroyer and preserver; hear, oh hear!

Thou on whose stream, mid the steep sky's commotion,
Loose clouds like earth's decaying leaves are shed,
Shook from the tangled boughs of heaven and ocean
Angels of rain and lightning! there are spread
On the blue surface of thine airy surge,
Like the bright hair uplifted from the head
Of some fierce Maenad ev'n from the dim verge
Of the horizon to the zenith's height—
The locks of the approaching storm. Thou dirge
Of the dying year, to which this closing night
Will be the dome of a vast sepulcher!
Vaulted with all thy congregated might
Of vapors, from whose solid atmosphere
Black rain, and fire, and hail, will burst: O hear!

Thou who didst waken from his summer-dreams
The blue Mediterranean, where he lay,
Lull'd by the coil of his crystalline streams,
Beside a pumice isle in Baiae's bay,

嗚汝狂恣之西風兮，懷秋氣之存
神；
敗葉爲飄絮兮，先汝不見所在而
行；
有如鬼魅之遁逃兮，逃避乎巫蠱，
黃黑灰白而慘紅兮，
衆生爲疫之所苦！
嗚汝車載附翼之種子兮，徒彼嚴
冬之幽榻，
各僵臥其如尸兮，
瘴癘低沉而凍合，
遠汝姊妹陽春之賽角兮，
響徹夢中之大地，
催嫩芽怒茁似羊羣放牧兮，
活色生香山野被；
狂恣之西風兮，飄動無垠；
職彼霜殺與保穰兮；聽乎，噫且
聽！

介太空蟻軀之動亂中兮，乘乎汝
之奔流，
濃雲散亂而錯落兮，如地上殘葉
之飄浮，
自仗舒纏結之海天而騰越兮，
實閃電雷雨之天女；
出汝蔚藍大氣濤浪之裏兮，
絲被而熱來暴雨，
紛爛漫其上指兮，似瘋女噴上之
怒髮，
竟自迷茫之天際兮，
峻極於穹之至闕。
年將逝汝拂歌美兮，
穹窿聯合爲廣漠之丘墳，
充汝積集之威力兮，中爾蓋乎水
氣之氣氳，
大氣所從出兮，重濁壅塞，
黑雨，電光，冰雹，將沛發兮；
噫且聽！

昂流迴旋兮，
地中海一碧平明，
傍巴羅灣之浮石島兮，
夏夜夢爲汝吹醒，

黄金的童年

Jydia Seikouline 作
寒 译

他們一共是六個，九點鐘，一個警察把他們帶了進來的，警察先生原想得到一張收條，可是不耐煩，於是他在地上唾了口痰，便離去了，他們都坐下來，來到這等候室並不是開頭第一次，以往，他們就個別的來過，今天不過是一古腦兒的被帶了來，他們坐到地上。

地是冷硬的，門上還有一扇通風，但比起街道上來，却還要溫暖些，何不樂得坐在這兒呢？他們又沒有什麼可忙得，更沒有勞的地方好去得，在這裏，還說不定會討得到一片麵包哩！沿着生計和他們的本行，談話就打開來。

「這一個婦女家裏利得多，」十歲的高加發表意見。

「真利得多呀？不！她會尖聲喊叫，搞得大夥大夥的人都圍了來，」一個頂小的孩子頭髮低低地說，他到底有多大？八歲？十二歲？他的面部，流瀉着一種燒滅了的智慧的表情，他的肩膀彎折着。

「叫就讓嚇，她自己又不會打架，她一轉身拍掌大叫，你就溜掉吧，打架，好漢也是不懼怕的。」

「有過一位太太幾乎要收我做女兒，」孟卡吹牛了，她的藍色的眼睛閃着光，兩在她的瘦削的乾枯的臉上也似乎就只剩下了這對眼睛在活着，牠們不斷地閃爍，就好象她的眼淚凝凍了般的。

「是囉！她要放下你，一點也不差，她到要把你通身穿得漂漂亮亮的，讓你的眼光亮着，除掉衣襟裏虱子被留下外，帶子全部拿去。」

「說你的，你得到什麼樣的衣裳？要收做，收做女兒哪……」

小客卡又嘆聲低語了，他的眼聲是由於腦風來的——他的神就是「高鼻子」。

「她說她的，你只管聽！喂，太太，把你烟尾巴給我抽一口。」

這抽着烟的小女人，站在劍子旁邊，很快地轉過身子對着他。

「你抽烟？小小的年紀！嚇死人！」

她氣憤地抽開了她的頭髮。

「烟抽壞了我的胃口。」

「我什麼也不給你，」她閃開了。

「母豬，」高加罵過去，談話暫告中止。

兩個男孩子從早晨起就坐在屋子的階角裏，身上都只罩着一件寬長的破破的襯衫，沒有褲子和鞋子，一個戴着草帽，另一個戴着便帽，另一個女孩子披着一件體面的外衣，她的頭髮對眼眼也閃着光，從巴西卡來的那兩個靜悄悄地坐着，只有脚在扭動，科西亞注視着他們。

「回夥徒！我們該給他們一筆豬鬃風兒。」

大家又沉默了下來，飢餓在騷動，馬上就又

近代美國作家名錄

Jack London	傑克倫敦	克倫萊
Mark Twain	馬克吐溫	克倫萊
Upton Sinclair	厄普頓辛克萊	辛克萊
Ernest Seton Thompson	厄內斯特塞頓湯姆森	塞頓
O. Henry	歐亨利	亨利
Bret Harte	布萊特哈特	哈特
Theodore Dreiser	西奧多德萊塞	德萊塞
Ernest Hemingway	厄內斯特海明威	海明威
John Steinbeck	約翰史提貝克	史提貝克
James Fenimore Cooper	詹姆斯芬莫爾庫珀	庫珀
Washington Irving	華盛頓愛爾斯	愛爾斯
Steuir Lewis	史提華路維斯	路維斯
Edward Bellamy	愛德華貝拉米	貝拉米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亨利華德生朗斐羅	朗斐羅
Pearl Buck	貝爾布克	布克
Erskine Caldwell	厄斯金考德威爾	考德威爾
Harriet Beecher Stowe	哈麗特比徹史托	史托
Conrad Bercovici	康拉德貝爾科維奇	貝爾科維奇
Edgar Allan Poe	愛德華亞倫坡	坡
Jack Conroy	傑克康羅伊	康羅伊
Walt Whitman	華爾特惠特曼	惠特曼
John Dos Passos	約翰多斯帕索斯	多斯帕索斯
Langston Hughes	蘭格司頓休斯	休斯
Michael Gold	邁克爾高爾德	高爾德
Waldo Frank	華爾多法蘭克	法蘭克
Irving Cobb	厄文科布	科布
Eugene O'Neill	尤金奧尼爾	奧尼爾
Ben Hecht	本赫特	赫特
Edna Ferder	伊德娜費德	費德
Rex Beach	雷克斯比奇	比奇
Ring Lardner	林格爾德納	德納
Claude McKay	克勞德麥凱	麥凱
Booth Tarkington	布思塔金頓	塔金頓
Maxwell Bodenheim	麥克斯韋爾博登海姆	博登海姆
Zona Gale	佐娜蓋爾	蓋爾
Louis Bromfield	路易布隆菲爾德	布隆菲爾德
Harry Kemp	哈瑞坎普	坎普
Nathan Asch	納森阿許	阿許
John Hersey	約翰赫塞	赫塞
Emory Holloway	埃莫里霍洛威	霍洛威
Richard Wright	理查德萊特	萊特
Archibald MacLeish	阿奇巴爾德麥克萊希	麥克萊希
Willa Cather	維拉凱瑟	凱瑟

將三點了，辦事員就轉離去，這機關見就將這靜下來這六個也就退回到欄外去了，往車站去？往軍營去？找兵士去，誰是心地最好的呢？到禮拜堂的走動下？到麵包邊？他們或許會在那裏找到一所夜店，也許會找到一點東西吃。

突然，一個女人的哭聲，從走廊傳到左邊去一個受驚三歲的孩子癱瘓地抓着這女人的裙子，在她的臂彎裏，是另一個嬰孩。

「教我怎樣辦啊？扼死他們嗎？」她悲傷地啜泣着，揮舞着那隻空着的手，「我們已三天沒有東西下肚了，人家告訴我們，說你們會救我們的命，好先生，你們在這裏就是幫助窮人的吧！」

「喂，我們不能幫助你什麼，天天……」

「我們餓得發苦啊，老爺！先生！」

她放聲號哭了，用她揮舞的手緊攥住她的大孩兒。

「我也是餓着生活啊，」孟卡說。

「我媽也是那樣哭叫的。」

「哭，哭過就是死，剩下來活的還是哭。」科茨卡咬着牙齒說，那從巴西卡來的小姑娘發聲地大哭起來，哭聲又啞啞啞啞。

那女人顛往門外去了，走下起了一陣騷動，一堆人的咕噥聲，他們喘息着，憤恨地搖動着手，門房迫用去，重三遍四的說：

「這裏有這樣多的小孩子，像雲的圍住我們，你這年青力壯，不要這被呼天號地吧，看天份上……」

牆上的電話鈴鈴地響了。

一個戴眼鏡的取下了聽筒。

「唔……這些孩子們怎麼安置呢？還是沒有工作：明天再看……唔，就這麼樣，讓他們今天隨便到那裏過一夜……明天我們再好好看了……現在再沒有旁的事了……唔，唔，明天……」

之後，他向這六個說，「出去，現在。明天再來。」

他們一個一個順從着站起來，擁着自個門外去，他們聽見門房說：

「今天五十七個，這樣多，明天會更多囉。」

從巴西卡來的小姑娘默默地跟在後面，在出來的路上開或啾啾泣泣聲門，碎的一聲在他們的背後關住了。他們這燈來的——明天。

震華營造廠

承做房屋道路橋涵水
開闢各種土木建築工程

事務所：南昌市疊山路七十號

工廠：南昌市右營房

慶記商號

營業項目

鋼鐵五金建築材料
各種牌水泥煤油汽油
機油茶油洋燭洋臘

地址：中山路一八號
電話：四七九八

沒有人來哭泣

Howard Fast著
王水譯

這是一首用希臘人民血淚寫成的史詩，希臘人民，是世界上最受苦難的民族之一，他們剛剛從法再斯的屠刀下翻身過來，英國帝國主義者和國內伊里黨的利刀又壓上了身，希臘民族的悲劇就這樣造成了。

譯者。

我今天是死了，沒有一個人紀念，沒有人來扶靈柩，沒有人來哭泣，沒有人來撫慰我的墳土。

我要寫我自己和同伴們說話，因為我若不說，此外還有誰會來說呢？希臘軍隊潰敗且來只是告訴你這件事情，實在是極傷心的事。

「希臘軍隊，一千五百噸的希臘軍隊，在一個叫作卡瓦林羅的荒島外圍沉沒。四十個曾經向來在牢獄裏的希臘游擊隊員被消滅了。」

真正是這四十個普通的一軍，悲慘的死亡，絕望和一個血還熱對生命熱愛的人對死亡的悲憤，在那一刹那，很容易想起自己所受過過內女人，自己明愛育的孩子以及會經過過的鮮紅的白麵包，那樣的濃烈的愛。

我沒有名字，我沒有面孔，除非要等到很長久的未來，人們替我和我的同志取一個名字，但是為了使得人們更明白這事實，為了使得人們知道我們是些什麼人，為什麼做了我們所做的事情，我要在這裏直接地儘可能簡單地敘述我自己的故事。

若是如此一個平凡而簡單的故事，並且它對於我的同伴們也是很適合的，但是被簡單的敘述往往也就容易遺忘卻，這不是真的嗎？

我於三十年前出生在希臘山地的山地裏的，故鄉的天空像之世界任何一個地方一樣，那兒吹着和煦的風，我有四個兄弟和三個姊妹，像這樣，在我們那兒已可以算是大家庭了。我爸爸是一個木匠，當我長大到能夠運用錘子與鐵錐的時候，我也就學了這門行業。

此外我還要說些什麼呢？我會游過那些山地。一有休程的日子，我便走到草地裏坐下，和牧人們聊天，聽他們講各式各樣的各個時代的我們

人民自由而鬥爭的故事，因為我們這兒是一個古老的國度，而且最顯著有着綿延不絕的戰爭的。

我曾遇和許多的姑娘們談過情話，因為在我血裏奔流着熱情的血液，和我結婚的一個個直就我我們那片山地上生長的那西米花，她的眼睛顯得像兩顆果實，她的嘴唇紅得像兩瓣花。

在墨爾尼尼命他的法西斯軍隊侵入希臘而我也就參加了軍隊，我已經有了一男一女，兩個小孩。

當我去抵抗法西斯時，無產的軍隊是破碎了，但這種的事情對一個希臘人卻並不新鮮。我們和那幫傢伙打了幾個月，他們雖然用盡全力仍不能滿足我們的國土。於是他們帶來了同謀者，那北方的蠻族，死神，（指德國而言）掠奪他們的槍聲轟炸機嗚嗚地衝進了我們美麗的國土。

他們人數比我們多得多，並且與我們國內的好鋼有了聯絡，當他們佔領了這小小國家的全部時，他們槍聲已經征服了希臘。

但是，我們是不會被征服的，只憑我們的勇士們還活着。我同家鄉那，組織了一小隊人，大家宣誓為自由而戰，一直戰到最後一個法西斯匪徒死去或滾出國境為止。

我們拋棄了家，逃進深山裏繼續抵抗，這幫傢伙既然打不敗我們就無法恐嚇到我們，結果他只好殺死我們的妻子兒女，並且摧毀我們的房屋。

然而我們卻一直打下去。現在，除了自由以外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被遺留下來，不過，自由是決不會失掉的。雖然風雨飄搖，但我們並不倦是流汗而獲得甘休。最後，我們解放了妻子孩子了，——至少，我們總以為那天

是我們釋放的日子。日身曼人經不住聯合國的打擊而投降了，而我們也就衝破重圍地開進了雅典。

接着同時我們發現了法西斯並沒有死亡，在雅典的街市，我親眼看見蘇聯們被英國機槍所掃射。我親眼看見工人們整排整列地被槍斃。我親眼看見英國的刺刀使希臘的第五縱隊（蘇聯希臘的保衛黨——蘇聯）更共奮。所以，我也就爲了這個和同志們回到山地再度作戰。

不過現在作戰是更困難了。在法西斯和納粹倒下去的地方，我們仍然處在陰影之中。我們被困了，我們被丟進英國兵守衛着的集中營裏，他們有計劃地給我們以饑餓與拷打。然後，更在東縛之餘，將我們送上希馬拉號的船放逐異鄉。

記住我呀。我此刻躺在海底，像被依然縛住着我。我沒有姓名，沒有遺容，沒有家——沒有一個人會呼喚我的名字或是流下一滴眼淚。

如果你還能忘記我們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有一天人們一定會給我和我的同伴們取一個名字，並且給我們以榮譽的，然而沒有眼淚，而是有一個爲我們所夢想過望過的新世界的勇敢的世界。

廣告刊例		封面		封底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面	面	面	面	面	面
1/4	1/2	1/4	1/2	1/4	1/2
三十萬元	十八萬元	三十萬元	十八萬元	三十萬元	十八萬元
底	底	底	底	底	底
1/4	1/2	1/4	1/2	1/4	1/2
三十五萬元	二十萬元	三十五萬元	二十萬元	三十五萬元	二十萬元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1/4	1/2	1/4	1/2	1/4	1/2
十二萬元	七萬元	十二萬元	七萬元	十二萬元	七萬元

本刊啓事(一)

本刊創辦以來，蒙本大學圖書館，及本刊請外籍顧問，惠供資料，本大學諸教授及本省文化界諸前輩熱心匡助，同人等感奮之餘，謹以鳴謝。

本刊啓事(二)

本期稿稿適在假期，工作人員大部離校，以人力關係暫改二期合刊數，增覽者原諒是幸。

繙譯月刊 一卷第四五期 民國卅六年八月一日出版

每册售價二千五百元 訂閱預付一萬元八折優待

總發行 聖華英文學會繙譯月刊社

社址：江西南昌城隍廟中正大學內

電話：國立中正大學總機轉

總經售 南昌區貨路中國興業出版公司發行所

北中經售處 西單安子胡同已十一號國貨書店

漢口經售處 車站路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經售處 中法書局 作者書社

瀋陽經售處 城內中街路南滿報印書館

蘇州經售處 中山路五五七號鳴遠文化社

重慶經售處 民生路 中國文化出版社

杭州經售處 仁和路一二七路 東南圖書公司

開封經售處 同登報社

荊州經售處 新生書店

長沙經售處 新中國書局

稿約

- 一、本刊爲綜合性之繙譯雜誌。
- 二、本刊三大宗旨：(一)溝通中西文化(二)介紹歐美學術(三)報導海外新聞。
- 三、本刊歡迎有關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教育、哲學、藝術、文學、音樂等各項稿。
- 四、凡介紹歐美學術動向，科學之新發明，歐美生活習慣，以及政治特寫，人物介紹，生活素稿等各項稿尤所歡迎。
- 五、來稿請勿超過五千字，有特殊價值之稿稿不在此限。
- 六、來稿一經刊載，以每千字一萬元至二萬元計進稿酬。
- 七、來稿請附原文，或註明出處及譯者真實姓名。
- 八、來稿不用須退附足郵票。
- 九、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十、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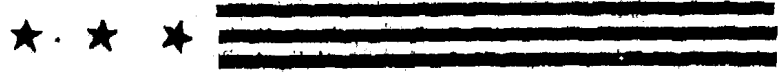
下刊誌版与女部第巴中

|營|造|業|權|威|



吉 泰

營 造 廠



承做房屋、橋涵、水
閘、道路、涵洞、各
種土木建築工程。

通 訊 處：南昌繫馬椿二十七號

樟樹龍溪水閘工程處轉

電掛報號：七 七 九 二

昌泰營造廠